

柳待制文集

五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一

方陳母丁孺人墓碣銘并序

建安陳湜，裹經踵門以謁。自通於予，予出與成禮。退詢其故，湜再拜起，涕泗言湜喪母踰年，哀未即死，圖終寃窆之事。今既卜得日，湜之同門友蔣易實為湜謀，所以不死其親者曰：易次而毋諸行，往求柳先生銘。先生樂稱人之善，其將有以假寵於而毋矣。湜持是而來，惟先生之畀矜之也。嗟乎！予文詎能使而母昭昭於地下，雖然，起孝之志，予其忍重違之。按易狀：孺人丁氏諱臨，字湫，道世籍建陽之嘉禾上里。父諱稱，里長者。孺人幼慧，讀論語孝經，孟子識其大。

意古人文字經目輒成誦處室時嘗學和詩伯父縣丞公或曰婦人職知婦道詩非所宜習蓋終身服之不敢言文年二十四歸中里陳君騰實君故仕宦家子又早孤時經喪亂橫賦重歛日暴月熈君素孱弱常破產應之家遂以削孺人入門檢括內計盡得孔隙曰此豈猶不可為乎稍出其智補室罅穴芟除蒼翳未久而生道裕如閱十三年君即世孺人益自力於儉勤躬操簿書手執筭籌雖一錢一孔之出入必使節葉可尋而根株可以覆按廣田疇新室廬諸凡潤飾先業有男子志慮所不能及者孺人子男四女一喪父時長纔十二而季猶未睟稍長入小學關塾

曰義

延名師就講肄暇日則歷舉小學書立教

大指示警厲於諸子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之
句又常常語及之他日子知博習女知順從人以為
義方之教然也孺人質敏而惡華簪珥服御不競妍
好晨興坐堂理家政問縣賦問米鹽言人人殊而出
語應之各中肯綮或時過午食不下咽僮隸意其倦
且休矣而區畫靡密滋無惰容大抵治家慙肅內外
斬斬踐其庭者見其左跽規矩右循繩尺而和氣充
物淫慝自無因而入也陳氏族盛宗中興來嘗有顯
者今浸遠浸湮里中尚五十餘室孺人禮其尊老而
慈其卑幼往來問遺無愆節戚疎少長無間言比歲
丙申丙午荐饑里民艱食孺人既為粥以活饑者又
下其粟估稍賑卹其未貼於危者病不能謁醫亦隨

證注善藥予之曰毋庸使它人知其施實德於鄉鄰
固如此孺人薨居三十年貞節潔行足以表見於世
里耆聚謀方欲列上其事請加旌復書適具元統二
年正月朔晨起焚香誦道釋經已忽覺體中小不佳
就寢而疾作搏醫弗效子湜竭誠露禱剋股和糜以
進亦輒弗效更十日卒得年六十五子曰洵曰豐曰
涓曰湜涓早卒女和適崇安詹天增和先一年亦卒
孫男五元燾佛僧元亨元泰元顯孫女六初君之喪
孺人為卜藏室甫蓋而涓天微之堪輿家言咸謂不
利及三改卜兆域始宜孺人曰亡者得安其靈則生
者宜有蔭藉費雖巨吾敢屑較之哉兄覽窾而封陳
牲而虞肅賓製服飭具每益謹已又曰陰陽拘忌為

人子弟六所宜知命田因傳其書為其學焉於是田
所從授書者章貢劉君某復來為孺人謀相墓得某
山之原維食卜用某月某日鑿窆某月某日掩坎卒
之明年也易之狀曰易狀孺人之行得於宗老之賢
者皆不謀同辞吁信然矣曩易從杜先生武虔際論
節婦之被桂門者先生曰使世之公論不屈而有賢
守令者出則若陳氏母之操行風節自當表而上之
不然桂復之令何為者哉孺人已矣亦徒以重夫君
子感今思古之情予是以序而系之俾溟持歸請先
生書而表諸墓上倘萬一過人之采焉則孺人之成
教遺範猶足以衣被來世而陳氏之不遂泯泯者庶
其有在於是銘曰

遭家孔艱亟返之安其智間間生日以遂養日以備
殯於中世有子有孫宜于其家相維斯丘不亢不汚
高四尺者孺人墓耶

澹居處士馬君墓碣銘

馬氏望扶風而再徙于南者惟新定新亭之族尤衍
以碩禮部尚書公諱大同以政學顯宗淳熙間與紫
陽文公實交相引重詩書之澤洽于孫曾雖所資所
藉有淺有深大抵郁如也尚書伯兄諱大方六世得
澹居處士處士諱之純字希文卒以至順元年閏七
月乙巳春秋七十又六葬以明年二月某甲子兆在
孝行鄉之望雲原前葬嗣子恭命侯子瑩為書一通
著其行業即請予所善東陽柳貫銘而塚諸締纒之

碑貫幸嘗執筆隸奉常職在諫行而考辭詠事又知
處士為厚德長者可銘不誣迺系而銘之處士夷靖
簡亮人也讀書務明體要不為章句繳繞視世浴豪
攫智籠之術如疾狗偷屏羨黜浮自致饒裕然聞里
黨間有一義可為奮勇赴之不誅不撓至元中有司
嘗征商於野民甚病焉處士持牒懇行中書以為興
民爭利非盛世事卒覆按除之大德丁未歲大侵處
士傾廩以餬餓者掩骼以從禮制或欲上其名應出
粟補官之令則厚謝曰吾知盡吾力敢傲賞哉處士
仲兄早卒鞠其子如己子子尋卒鞠其孫孫又卒鞠
其曾孫葵祭以禮婚娶以時植其門戶如初處士聚
書至數千卷畜古今法書名畫亦數百軸花時菊景

潔觴陳俎從賓客歡賞引滿徑醉蓋歲歲常然將死
語子若孫曰吾無愧於人人亦無憾於吾即就木安
焉耳計聞間居野處之夫咸曰善人已矣吾將何賴
處士之配董氏亦有賢行卒先一年今舉以祔其域
處士無子以伯兄之子後命族子請銘者也孫男二
禮提孫女一尚芳處士之曾大父諱崇大父諱鎔父
諱熙孫皆隱德弗耀曰澹居士者處士所自命也處
士嘗患里中子弟為聲利塗塞耳目思一洗濯新之
方將割田闢塾致明師宣昭經誼以大變其俗而竟
齋志入地嗚呼悽哉處士之有蘊不試者如是是足
以表世壽後矣可無銘乎銘曰

士非盜名禮可求野不有耆碩孰起淪謝君子尸之

通觀大雅今其亡矣有不亡者紹聞德言以祭于社
相維斯丘孫曾受嘏

故平陽州判官陳君墓誌銘

釣臺書院山長陳士貞過貫泣拜言曰我先人早自
奮於仕道淹回州縣餘廿年方累聖繼明惠綏臣下
推恩進秩便蕃優渥而疾病侵凌薄于既耄卒以不
偶死今墓草幾宿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夫子蓋嘗
辱交焉倘幸假茲鄉曲之誼畀之一言則先人有知
將不悼其堙鬱於土中也貫既拜而受言則退考鄉
貢進士吳萊所為事述據其可書者序而銘之序曰
君諱遠大字宏父姓陳氏陳氏本出彭城中世南徙
占籍於婺之浦江鄉曰德政自君始又徙縣東北之

興賢鄉村曰集村君少從鄉先生學治經為尚書大義下筆無留意然好個儻之畫策慨然欲有所為於時會邑里初內附山谷獷強猶蜂蟻聚負固弄兵間則出相寇據君曰吾其有以自效即釋儒服去從軍首建購捕之方次陳緩靖之略凶渠既得餘孽悉平幕府上其功而君亦隨計至京師得試將仕郎辰州路施容州判官未上而鄰土有警郡復檄君至麾下資其智勇多所俘獲大帥府材君之為而惜其棄之遐陬復剡上之意將引以自近久廼改全州路清湘縣丞在官八年稍進從仕郎贛州路信豐縣尹轉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於是君累官出領海間風濤霧毒之所襲腰脚痺弱不良于行曰吾老矣不復有

四方之志矣因

免歸題其宴坐之室曰達觀幸賓

客至則命豆觴

從容連日夕猶儒生故態也

踞勃宰居十二年泰定三年六月廿四日卒得年七

十九清湘介湖此窮徼路峒獠錯居其壤山有毒

蛇儲之為蠱以中人立死而獄多寡薛君曰牧人以

售其妖此宜犬豕弗食可少償之乎悉論寘于法撤

淫祠魔菴又數十區取其材瓦葺新學官曰此教基

也庶幾使民知所以教時方有事交趾全當空道餽

餉所出他官屬或畏難遁去徵發調送郡獨倚君以

辦顛有廢縣龍南居僚中而以其地隸信豐南安萬

戶府蓋僑處其縣官命小卒為六屯使耕龍南曠土

自食其力以備捍禦久之招納亡命橐籥姦私民甚

患之而未有以懇也君列上其事請復置縣從其軍
蓋按覆數四而卒無以易君之議焉君之大抵皆
可紀而狀君之行著徒以士貞之能言者筆之書則
夫士貞言焉而不及者尚多有之雖以子之知君而
不敢溢於辭懼非傳信之義也君之先配黃氏先君
卒今配林氏治家得母道甚子男二長士元梧州路
儒學正早卒次則士貞女二胥曰倪鈿戴樟孫男三
佑僖倫孫女三未行曰夔曰文煥曰德潤君之曾大
父大父父也大父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而未及仕
君之葬其地巖塢距家一里君所自卜天曆元季十
一月朔葬之日也自君病廢卧家以及于死迄今未
廿年而鄉鄰之後生晚輩已無有能言其歷官行業

之詳者矣使更閱數年則君之與存者幾何哉宜士
貞求文表著之意汲汲焉而不敢後也然則古之以
功業自見而恃文以傳者亦若是而已寧獨君哉銘
曰

智名勇功所謂達財隨而有獲繫乎時哉昔君用壯
直奮無回乘于艱屯仕道以開轉丞試令績用恢恢
駕車橫陽有沃西來孰挽而行孰軋而摧歸承燕休
終于蒿台嚴塢之丘封樹崑崙相尔嗣人視崇思隤
凡物之生有覆有培人胡不然自戕其枚吾銘尔貽
併泄尔哀

盧氏母碣銘

盧氏母杭州城東人徐姓諱妙安歸里中盧翁翁業

坐肆販繒母常佐之操奇贏聯什一稍稍致饒裕而
儉順之化行於其家穆如也生男女一女適徐永亨
男德恒治岐伯倉公鬼史區言為疾醫里人詣門求
察脉無論富貧貴賤率與善藥士大夫稱之初德恒
兒時行戲市中得道葉佩刀攜白母母變貌切責曰
是豈無主物哉曷不待其還求審而歸之尔未成人
已自利如是吾安望尔慙經日不解德恒自少即知
分別義利母教實然也泰定四年母年七十七疾既
盛語德恒曰汝能盡子道已惟當盡人道則我死其
無憾又瞑目語諸孫曰勤讀書勤讀書語未終而逝
二月十日也德恒買美櫬為櫬具服衣為緋治喪制
服壹遵禮經踐雨風涉濤江行求瑩城岡阜間競競

惴恐若或失之如是三年得錢塘縣定山范村之桐
樹塢相墓者曰宜卜兆者曰吉迺以至順二年十二
月庚申奉匱即窆窆之明年將植碣表墓請子銘而
刻之子惟杭故俗家有喪用浮屠老氏之法建壇場
設齋祠歌唄作樂越月踰時舉匱畀之炎火拾燼骨
投之深淵燕娛娛賓費數鉅萬以此相高湯曰吾不
儉其親矣萬有一能營隙地湖山左右琢雕刻鏤為
墓治隧又不過夸盛強飾觀遊往往艸未再宿而已
夷為平陸其悖禮違義日趨於薄於愛親乎何有今
德恒卓然拔流俗推其自盡之心成是目山之禮地
不愛寶龜不祕智是開佳城以封以樹則夫致吾之
孝以盡人之道固足以蔭藉其子若孫矣翁諱華李

先十二年年六十八其墓徐村距桐樹塢數里而近
孫男四浩澄杏子婆留孫女一德恒字仲庸治生厚
交不為市道庶幾柳子厚所稱長安藥市宗清者子
每資其液齊以為衰莫之防焉迺不辭而与之銘銘
曰
生則有養不覲其豐死則有藏不要其隆前林後岡
函和葆冲是廬母阡百世維宗

園一道人墓碣銘并序

園一道人為老佛之學得其玄微而不滯於名相所
謂遊方之外者也道人頽身廣顙踈眉秀顙常所載
履艸冠繩屨而已然其風神曠朗人望之如古仙劍
客性嗜遊名山水在數百里間一筇徑造興盡即還